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張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二

元 汪克寛 撰

襄公下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二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三春齊侯景使慶封來聘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愚按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二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高氏曰夫鄭不仇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夏叔孫豹

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悼)人曹(武)人于宋(平)○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晉楚始同主盟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晉趙武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鄭良霄邾悼公滕成公至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言

于子木子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曾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杜氏曰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昭元年傳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閒諸侯皆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狥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內外清然莫辨而諸國俛首兩事晉楚垣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勢哉陳氏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

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愚按楚先歃而春秋書晉者尊中國而抑狂楚也荆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霸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盂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霸之端兆于此矣故遂有盂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啓于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于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于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于中國皆宋為之也

○衛(獻)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旣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音預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背約殺喜而國無刑不能誅孫林父不亦難乎並據左傳故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呂反其官范氏曰不言喜之非

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孫氏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獻）之弟鱄出奔晉　鱄市戀反又音專穀作專公羊傳曷為出奔為殺甯喜出奔也

初甯喜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使公子鱄鱄辭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鱄不得已而與之約

已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河攜其妻子而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許亮反衛國而坐木門晉邑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並據左傳其稱弟罪衛侯也家氏曰鱄始衛其君凡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令以其專而殺之

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于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奠于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

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范氏曰喜雖弒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專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專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劉氏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于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于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絜為志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庶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晉荀寅遂如楚涖盟楚薳罷如晉涖盟

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據雞澤盟袁僑溴梁大夫盟不再書地書之重

直龍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音現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內外之分自此不復辨矣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二十八年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永嘉呂氏曰魯自僖公以來雖貳于楚而未嘗一迹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踰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宋皆均事楚矣及申之會昭四蠻荒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音邵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鄟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之所以興衰也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事之美者屢言之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楚人不入玉帛之使疏吏反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

**善此盟也** 三十年穀梁傳劉氏意林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 **其說誤矣** 孫氏曰湨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愚按說者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急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為宋襄之執矣況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家氏曰盟會者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然伯者行之猶存名義令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惜故先晉況會盟於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與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啟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劉氏曰公羊云再言豹殆諸

侯也曷為殆諸侯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且石惡名惡爾行未必惡也穀梁云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二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為恭也左氏云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尤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啖氏曰按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言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

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孫氏曰時燠也桓十四年傳燠而無冰此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愚按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夏衛獻石惡出奔晉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悼來朝高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左傳旱也高氏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仲孫羯如晉平左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景慶封來奔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予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

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慶封田于萊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莅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遂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于其舊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尸崔杼于市家氏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自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仇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耻也愚按齊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賊

討也宋人以賂請萬于陳而醢之
且不書殺況於以家亂而自斃乎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
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
之為非為楚也宋公遂反孫氏曰桓文既沒蠻荆日熾
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楚也陳氏曰諸夏之君旅見于
楚始于此舉魯以見其餘也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
之衰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
下之辭也臨川吳氏曰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
也楚蠻國也初亦小弱後以吞滅小國憑陵中夏而浸
強大晉霸既衰不能與伉魯之朝楚非得已也屈禮義
之望國朝崛起之強夷儻書曰朝辱莫甚焉止書曰如
猶為諱其恥也愚按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
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
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于今

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于楚矣迨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在位二十七年子貴嗣位是為景王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在位十五年子麋嗣是為郟敖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 何氏注 然不以閏書見音現喪服之不數奭主反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 哀五 明殺所賣反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

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丁巳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

年夏至自晉　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強楚所制以俟其塟而不得歸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楚外夷也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孫氏曰公在中國猶可在蠻荊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月故詳而錄之薛氏曰在楚之書也危其在中國之外也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劉氏曰貽公去國以乾侯寄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嫉于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今襄公亦去其國季孫亦叛于內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无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嫉于无陽而後稱龍猶嫉于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何氏曰襄公久在夷狄危錄之范氏曰閔公為楚所制故

存錄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音遂檀弓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音旋及方城杜氏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魯邑杜氏曰魯國卞縣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音支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並左傳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顔咫尺僖九齊桓公云

云食坐見於羹墻之意後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墻食則睹堯于羹而不以頃刻忘也董子繁露公在楚臣子思君无一日无君之意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音佩其君者乎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三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狥蠻荆之强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待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无君也家氏曰公在乾侯以内外言也公在楚幾有播越之患也向戌售其邪說屈列國而伸蠻荆俾天下諸侯相率而朝

于楚公復為楚人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憫中國諸侯之為楚人屈故于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外域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于楚反常也春秋于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啖氏曰左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于此釋不朝正乎趙氏曰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范氏曰遂之鑾國喜得全歸○庚午衛侯衎卒獻公也在位并出奔三十三年子惡嗣是為襄公○閽弒吳子餘祭閽音昏祭側界反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愚按餘祭在位三年弟夷末立

穀梁子曰閽門者寺如字又音侍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沙隨程氏曰謂之弒蓋其君也不曰其君閽賤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弒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祿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曲禮刑人不在君側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並穀梁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家氏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于所忽

也吳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遏卒于巢餘祭死于閽僚死于專諸春秋之書之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平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世叔儀鄭簡公孫段曹武人莒犂比人滕成人薛人小邾穆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婚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備城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城之

晉平公杞出也杜氏曰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公姊妹爾雅姊妹之子為出故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堯典以親九族歐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己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己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一章曰謂他人父二章曰謂他人母三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以二反餘也陸氏釋文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枿餘也是屏必井反輕棄諸姬

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見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國平王之母家也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朱子曰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无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得罪于民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杞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揭乎愚按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畧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

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陳氏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合十三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屬辭比事而功過分矣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于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于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平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高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職貢不乏公卿大

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杜氏曰賤其用夷禮陳氏曰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于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成襄而下舍杞子无削其爵者舍楚子麇无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愚按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此後並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厥後終春秋稱伯義見桓二年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左傳通嗣君也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風雅頌曰至矣哉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賢季子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許夷狄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杜氏曰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

朱子語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過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于札夷眛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狥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眛之子僚于是代立過之子光乃弒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展兩反下同曰諸樊又名遏次曰餘祭側界反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

辭而去之諸樊乃捨音舍下同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史吳世家壽夢子四人諸樊餘祭餘眛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于季札餘祭卒弟餘眛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立餘眛之子僚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于偽反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

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本公羊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烏故反衛輒之爭而不為于偽反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

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眦志反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下孟反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闔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簒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成十五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注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昔太伯

奔吴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史周本紀太王三子長太伯次虞仲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荆蠻以讓季歷鄭子美曰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效始祖之讓而已自附于季歷以受國則吴亂弭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彼王倘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與覆音服師喪息浪反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

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知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襄十四諸樊將立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吴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吴楚蠻方之國秦介西戎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疏吏反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

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僖四）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莊六）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閔元）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宣十七）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與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

春秋猶賢其後世昭二十年公羊傳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何賢乎喜時讓國也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為之諱也愚按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音預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通旨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亦畧之說者以三者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于其使人之來畧其官與族此說當否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蠻夷故畧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黙識心通會于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太伯讓位失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

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太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為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優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犯分託于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處心積慮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末之勤勤于致國公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奸名犯分合于天下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私欲是特篡弒擁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奚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于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狥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于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

安危若是慹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于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髙觀宗國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言得聖人之旨矣○愚按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于闗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貶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椒術也特以稱名而不稱族不稱氏不稱字曽不殊于椒術比于賢者之異稱則為貶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于中庸春秋蓋特筆而褒之則人將爭為過髙之行而不能與于時中之權也或者謂季子辭國于三十年之後春秋不當貶之于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已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

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使札為季歷則吳亂弭矣襄二十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末立則季札銜命來聘之時三凡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于其來聘而示意哉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景高止出奔北燕燕于賢反北燕始見經

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杜氏曰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張氏曰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愚按國在今大都路大興縣古燕城○冬仲孫羯如晉平左傳報范叔也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齊景五衞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弒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郟敖**使薳罷來聘** 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左傳通嗣君也余氏曰且報朝也張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王氏曰楚至此君臣之嗣與中國无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役不暇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家氏曰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皆中夏之與國中間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无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于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染于商臣

之俗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去中國即入于夷狄入夷狄即骨為禽獸此理之必然也劉氏曰穀梁云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非也向若書日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又可云非夷之乎○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无宋字左傳或曰譆譆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烏鳴于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音現下同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音戍女師也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下孟反後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

姬也易曰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程子傳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于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而或以為共音恭下同姬女而不婦左傳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于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古玩反以夫諡據文姜敬嬴皆别為諡書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陵許氏曰王化始于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録焉劉氏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

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于生辱之甚甚于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愚按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嫠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于死或者云傅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于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邁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

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景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君无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孫氏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无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呂氏曰言殺其弟无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

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出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臨川吳氏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于弟蓋如此儋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為子事父之孝而自比于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絶于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愚按瑕朝皆為逆亂无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秋七月叔弓如宋平葬宋共姬

共姬上公穀无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

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杜氏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陸氏曰為災而死高其志行使卿往會所以書之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壞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知天下莫之違矣

○鄭簡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

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烏故反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成十八晉欒盈襄二十三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户化反亥之入南

里（昭二十一）宋辰之入蕭（定十一）其書叛者皆據土背（音佩）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于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劉氏曰穀梁云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非也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愚按公羊云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說者以為弑父恥重為中國

諱夫既明書世子弑君又曰諱之可乎晉平人齊景人宋平人衛襄人鄭簡人曹武人莒犂比人邾悼人滕成人薛人杞文人小邾穆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程子傳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公穀隱十一年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七賜反譏也下同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

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蔡莊公甲午于齊丁薄踐土翟泉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莊二十五年衛惠公卒宣九年衛成公卒僖九年晉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七宣九成十六年三書滕君卒皆不葬則以哀死而致禭音遂為輕弔生而歸賵音附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天理之常存耳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

子弒君是誠為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簒弒以立而反書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真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何以知聖人罪諸

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朱子語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李氏集義書宋災故起大夫為會之意亦猶桓二年書以成宋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本公穀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子弑父如是則

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于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扶晚反）流歠（昌悅反）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塋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音庚下同）宋之所喪（息浪反下同）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哀十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滅絶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令世子弒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於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

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末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筆列反)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舒亮反)戌(音恤)子皮

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于偽反懼春秋所以作乎文集澶淵之會書宋災故

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閔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内能魯君遍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世子弑君在楚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弑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弑父與君之大變以弑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肩背可謂知

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為後人不知書楚之義便以為般實非弒而以弒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劉質夫只據左氏信固是緊要然施于此卻無意味程子見得便别只云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使人自看取其旨妙矣王氏曰楚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不削書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張氏曰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蠻荒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楚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于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之楚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憫中國之胥為亂賊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稽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家氏曰或謂蔡屬于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

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致楚慶特為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劉氏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録伯姬也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此善之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己景王
未三年

##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
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

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夏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矣公薨于楚宮穀梁傳楚宮非正也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薛氏曰楚宮别宮也小寢猶非正也况别宮乎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脩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根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子般音班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毁亦書卒何以別筆列反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莊三十二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文十八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杜氏曰不書葬未成君

愚按居喪毁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毁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于不慈不孝子野過哀毁

瘠以致滅性

亦不子矣

己亥仲孫羯卒羯居竭反孟孝伯也子貜嗣為大夫是為僖子○冬十月滕子

成來會葬諸侯始親來會葬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襄陵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任魯人辱之雖霸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程子傳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

弑也故書國人

經以傳（袜戀反）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程子）

傳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犂比公）生去（起吕反）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纂例）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

詳能令力呈反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或問左氏可信否程子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乃計反而不通矣要一遥反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家氏曰左氏云書莒

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于其父春秋必不然蓋黎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輿既廢于父而見立于國人使展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文十六年傳稱國人以弑者國人之所欲弑也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録監生臣郭文鋕

#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四

元 汪克寬 撰

## 昭公上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遜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於乾侯夫人孟子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内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通旨問

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何以書即位曰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郟敖公子圍齊景國弱宋平向戌衛襄齊惡陳哀公子招蔡靈公孫歸生鄭簡罕虎許悼人曹武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後同向舒亮反戌音恤齊惡公作石惡招常遙反罕虎公作軒虎後同虢公作漷穀作郭左傳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氏曰虢鄭地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本穀梁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隱七年傳書盟書師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親也君也本范氏注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邑洽反若曰押戶甲

反更也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杜氏曰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觀其事雖若楚重直用反得志祁午云云晉少懦乃亂反矣叔向云云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杜氏曰楚雖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如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抑蠻荆而存中國也張氏曰春秋正中外之分宋之盟楚爭先而晉不與較令號之役又以計讀書加牲上則是以蠻荒而爭勝也中外之分不可亂故二役皆先趙武焉家氏曰夫中外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外域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内也楚雖崛强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於楚者暫也非其常也向戌持

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媮目前之安首紊常經倒植冠屨俾中國諸侯咸北面於荊楚之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抱漢陽之憂蠶食之禍至是為烈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外得以僭華是故長晉愚按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盂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國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春秋抑外域而尊中國有中國霸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霸則貫録而貶諸侯也○劉氏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假師不在

會於鄆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爲復取於此也著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鄆公作運後同程子傳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慢也齊盟齊之盟請戮其使疏吏反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于僞反下爲內同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音避難乃旦反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苦浪反禦也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内諱也通旨問伐莒取鄆何以不書莒或以為鄆國也然否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辭特書取鄆備與書外事詞國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愚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劉氏曰公羊云運者内之邑也非也運常見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運本屬莒明矣

夏秦景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公羊傳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后子鍼也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母曰弗去懼選息轉反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權寵如兩君遂出奔書此見音現下同人君寵愛其子不差楚宜反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繩證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

也隱七年傳書出奔而稱弟責其薄友于之義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見內則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本中庸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劉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仕諸晉也千乘之國不能容母弟故謂之出奔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也在位十五年子穿嗣是爲莊公○晉平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敗必邁反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音泰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

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物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 愚按今太原路陽曲縣

大鹵大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音險狁音允北狄也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朱子傳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

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如魏之武士争以變詐相秦之戎卒高曰趨茍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高氏曰其與文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霸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去起吕反左傳襄三十一年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元年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

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吴程子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可立也

天下國家定於一吴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桓十一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莊九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

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也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輿字程子傳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執叔孫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音預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劉氏曰莒

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弒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以主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

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烏故反故崇亂也

高氏曰莒人弒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展不稱子

聖人不予其為君也○劉氏曰左氏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末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輿弒君而不譏棄人而譏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藉使展輿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

叔弓帥師疆鄆田左傳因莒亂也公羊傳疆鄆田者何與莒為竟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也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今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劉氏曰譏以亂為利也王氏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不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

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愚按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彊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劉氏曰公羊云畏莒也非也郾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葬邾悼公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音境聞王有疾而還音旋入問王疾縊一豉反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宫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

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音恭)王之子圍為長(展兩反)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會于虢)緝(七入反)蒲為宮設服離衛(杜氏曰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襄二十九年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三十年薳罷來聘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不告穆叔曰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

學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魯君夫人歿則書薨外諸侯歿則書卒而不曰薨或卒或不卒內大夫書卒而公子翬不書卒或弒或不弒外諸侯見弒皆書惟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不書弒魯君見弒者但書薨或葬或不葬外諸侯葬魯往會皆書而吳楚之君雖往會不書葬君弒賊不討者亦不葬筆削因革

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音預下同)焉者也然則郟(古洽反)敖(杜氏曰楚人謂未成君為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四年)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音卲)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

無惡(烏故反又如字)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横(去聲)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通旨問圍弑郟敖而立春秋書卒而不書弑申之會諸侯從弑君之賊而無貶黜之辭則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曰見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槩以常法書之而不當于義則夫人而能為春秋矣圍弑郟敖而不書其以申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推矣雖承其偽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晋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弑逆之罪

亦著矣王氏箋義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弒君之罪今圍弒君而不稱弒何也良以圍弒麇之後數行無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弒君一國之惡也蠻荊主上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外之也若先書圍弒其後誘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絕之高氏曰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然則郟敖實弒也聖人書卒者蓋春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弒而書薨爲魯諱也楚麇弒而書卒爲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弒而書卒爲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陳氏曰圍弒其君晏然赴于他國如恒辭猶鄭髠也而其臣子聽馬相與設應爲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弒也魯蔡鄭之大夫罔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

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愚按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虔篡弒之跡不可掩矣○家氏曰圍所弒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子般子赤之類蓋麇病革圍聞其將卒自外急歸乘君之殞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非弒麇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為弒君者耳臨川吳氏曰圍之欲弒逆而篡立也久矣郟敖有疾圍自外至入問其疾適值其卒因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國人遂疑麇之卒為圍所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高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為十三年起也

辛酉　景王五年　平十八　齊景八　衛襄四　蔡靈三　鄭簡二十六　曹武十五　陳哀二十九　杞文十　宋平三十六　秦景三十七　楚靈王虔元年　吳夷末四

二年　春晉侯平使韓起來聘　左傳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愚按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佳好結魯也　夏叔弓如晉　平左傳報宣子也○秋鄭簡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　子皙也公子騑子　好　呼報反　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　十　襄三　又與公孫楚爭室　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放游楚于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杜氏曰子皙強討之恐亂國

又將作亂去起呂反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責數其罪之曰爾有亂心無厭於鹽反國不女與汝反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居表反君之位薰隧之盟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

至遂縊（一跂反）而尸之（並據左傳黑自縊尸諸周氏之衢）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劣偽反）乎上也（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

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遂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鸇之逐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平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詩照反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士弱之子伯瑕來辭曰非伉苦浪反儷力計反也非適夫人請君無辱公還音旋季孫宿遂致服焉杜氏曰致少姜之襚服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以尊人亦不妄

悅人以自辱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禮不妄悅人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扶又反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以此觀之為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於河而見郤與卻同雖欲勿返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直救反千乘繩證反之國輕身以修鄰好

呼報反乃欲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必淺反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閒陳無宇見執於中都左傳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謂少姜之數所具反於守適丁歷反子太叔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恐獲戾杜氏曰禮數如適夫人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翦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

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紀力反五年晉女叔齊曰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及於難也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毗志反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音現矣通旨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卻之恥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曰如晉而見卻雖亦可恥而非惡之大也恥有甚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其餘非譏晉則罪公高氏曰公如晉而晉不納春秋以公至河乃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非於人而以為公臨

河而不濟懼涉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盧氏曰君返臣往惡莫大矣項氏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下之為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君亦無以自立矣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如晉至河者六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永嘉呂氏曰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足以見昭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不能謹於禮也愚按昭公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不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事是以安悦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閫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為嬖妾之哀榮其為盟主抑末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為非禮而况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唯弔其妾

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恥如晉故著有疾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 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高氏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秋小邾子 穆 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左傳旱也愚按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十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旣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嘆哉

○冬大雨雹雨于付反雹蒲學反杜氏曰記災　○北燕伯欵出奔齊燕於賢反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起呂反下同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毗志反下同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啖氏曰

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治道興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肸業反其主而出之也與鬻音育拳之以兵諫無異見左傳莊十九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左傳昭三十二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

童而弒於麗氏成十七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蘇村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威輔政專權上厭為大臣所制左右嬖倖浸用事郭允明聶文進閻晉卿等皆有寵因乘間言邠等終當為亂上信之遂與允明等謀誅之邠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賫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弒允明等皆自殺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襄十四二十六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

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興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

癸亥景王七年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春王正月大雨雹雨于付反雹公穀作雪或作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發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於計反霾莫皆反本張子正蒙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本范氏注陽氣之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脅公專制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所具反月之間再有大變去年冬大雨雹申豐者

季氏之孚也見公羊僖十五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蒲卜反揚於朝歸咎藏氷之失劉氏曰夫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為不藏氷如五帝以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強臣抹摋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音災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晉女叔齊云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悼）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穆）宋（平）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左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

乎對曰必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太子佐後至辭而弗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程子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申在南陽宛縣張氏曰淮夷淮浦之夷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愚按胡國今屬汴梁路潁州淮夷地今邳州睢寧縣申國為楚所滅蓋楚地今信陽州高氏曰春秋以來蔡常

在陳衛上注十六年後以服屬於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無別矣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王氏曰晉嘗與吳為會而殊會之者不使吳人得同夏盟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實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徧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甘與荆蠻為伍也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奈列國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列國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楚主之楚會之是之謂列叛中國諸侯預於是會者辱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麋以立而求諸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鄅（音偃）城竟（音境）莫校（杜氏曰請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息亮反）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九年鄭裨竈云云）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十一年晉叔向鄭子皮云云）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子斯反）梁身竄（七亂反）於棘里而縊（一豉反）於申亥（十三年）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

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隱四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徒何反是也桓六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宣元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文十五十七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五故反逆也者也莊子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忤之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荊蠻之

屬下孟反皆王法之所當斥音尺黜也而不使楚執夏盟之意也或曰晉叔向許丈反鄭子産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甘屬楚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靡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所主反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通旨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天下莫強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

者衆誅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曰中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荆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麇書卒略其弑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張氏曰春秋不書楚子麇之弑君者為會於中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曾君見弑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從逆黨惡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晋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中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諸侯于此者中國不振幅裂横潰自是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皆楚人制之至於平丘召陵之會諸侯蹤再出暴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髙氏曰楚子始求合諸侯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稍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云云者楚人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國耳魯齊衛曹許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不終與也以是知蠻荆必不能主中國也愚按楚虔弑君篡國借王稱亂靡攸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未敢遽擬古聖王之事猶盜賊之不敢比君子也

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

威諸侯亦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陳氏曰以其類自相執如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於楚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其類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僖十九年傳稱人不得為伯討

秋七月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夷末左傳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徐氏曰諸侯復序有不與伐者也通旨問伐吳之役諸侯從靈王者不貶曰欲見諸侯之善若楚虔之惡也為討弑君之賊故曰欲見諸侯之善書執齊慶封殺之故曰若楚虔之惡其旨微矣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慶封以齊氏為齊討也王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趙氏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

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陳氏曰此執有罪曷為不再言楚子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虢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託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於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愚按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左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若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攘暴亂遂事之正也楚虔怙

其強横刼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杜氏曰賴國義陽隨縣愚按今峽州路隨州○峽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九月取鄫**左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家氏曰前此莒人繼鄫鄫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王氏曰鄫立莒公子為後今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而兼之則惡矣故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隱二年傳內滅書取特姚其辭為君隱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毁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舍音捨下同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孔氏正義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

公不與音預焉公室益甲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音遜于齊二十五薨于乾侯三十二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苦怪反叛十二年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以費叛注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陽虎專季斯因定五陽虎因季桓子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篡弑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

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

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張氏曰季宿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若堅冰之已成也○蜀杜氏曰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淆亂舊制安可謂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實皆譏愚按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己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居勿反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比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平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愚按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迺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夏莒着丘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左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牟夷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以其地來重地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杜氏曰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張氏曰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愚按牟婁即隱四年莒人所取杞邑安丘縣今屬益都路密州莒縣今屬益都路莒州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據邾莒大夫牟盟會皆書人

夷莒大夫邑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見左傳昭三十二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書以書奔貶年夷書來責魯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左傳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襄陵許氏

曰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玆惡季氏之專也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年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盖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愚按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遜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愚按歷三時乃得歸書

至危之也○戊辰叔弓帥師敗莒著丘師于蚡泉敗必邁反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音同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杜氏曰蚡泉魯地張氏曰地譜魯東境晉人方欲止公而受牟夷敗莒人不顧伯討君辱比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劉氏曰公羊云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秦伯卒景公立四十年子哀公嗣○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狄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恐謂之外乎管稻書卒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又云嫡得之則秦未盡用俗禮安知彼不名者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冬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夷末越始見經左傳四年冬吳伐楚

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杜氏曰越國會稽山陰縣張氏曰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無餘封於越愚按越國今紹興路府治

越始見音現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襄二十八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去年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吴則比吴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何氏曰越稱人俱助義兵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吴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吴楚徐越雖擯於蠻荒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吴大音泰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秦紀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栢翳舜賜

姓嬴氏栢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木為徐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王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王

僭楚後稱王楚世家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三子為王

吳越因遂稱王吳越世家太伯犇荊蠻荊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句踐稱王

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不齒列侯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列號則舉其本封書爵則黜其僭妄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

吐雷反

也並劉氏意林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愚按楚虔乃蠻夷篡弒之賊其從之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以深責蔡陳許諸君之從夷也

乙景王丑九年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辛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也在位十四年弟郁釐立是為平公杜氏曰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不廢喪紀禮也○葬秦景公秦始書葬

○夏季孫宿如晉平左傳拜莒田也高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葬杞文公○宋平華合比出奔衛華戶化反比如字又毗志反

左氏曰宋寺（如字又音侍）人柳有寵大（音泰）子佐惡（烏故反）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毗志反）從為之徵（知陵反）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音昏）寺殺世適（丁歷反）痤（才禾反）而父子之恩絕（襄二十六年寺人伊戾為大子內師無寵譖於公曰大子將為亂公囚大子大子縊而死）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苦圭反）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

亡秦 史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為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長子扶蘇書未授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斯及幸宦者五六人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高與李斯謀斯不可強之乃相詐為詔立胡亥為二世皇帝李高為郎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罰日益刻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關高懼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為王嬰刺殺高遂降漢

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 前石顯傳宣帝任宦官弘恭為中書令顯為僕射元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以政事蕭望之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殺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祚後宦者傳明帝以後置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鄭衆謀誅憲遂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養子嵩位至太尉嵩子操遂遷龜鼎

寵王

守澄田令孜音茲以亡唐唐宦者傳玄宗增宦官衣朱紫千餘人稱旨者輒拜三品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李輔國以尚父顯程元振以援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弒憲敬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文宗欲誅宦官不克遂以憂殂武宣懿僖皆宦官所立僖宗童孺政事一委田令孜畏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亡矣而不知鑒覆音腹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音現矣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着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告其險詐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

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官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左傳旱也○楚靈薳罷帥師伐吳夷末罷音皮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冬叔弓如楚靈左傳聘且弔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共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強暴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薳啓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王氏曰昭公內見迫

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蠻夷宜其終見亟也

○齊侯景伐北燕左傳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愚按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莒著丘六吳夷末九春王正月暨齊景平左傳暨齊平齊平齊

求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公羊隱元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是時

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何氏曰時魯方結昏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於齊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

曰暨陸氏曰爾雅云暨不及也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

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

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然或以賄

賂而結平隱六鄭人來輸平或以臣下而擅平宣十五宋人及楚人平或以附強國而得平同上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定十及齊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音現矣何氏曰不出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劉氏曰凡平者舉國而已故不稱其人於時昭公外娶於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此以強逼齊為平夫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昭公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愚按書及者我汲汲而從他書暨者他人不得已從我而我遂暨之也若宋辰暨佗彄出奔是佗彄不得已也蓋魯倚強吳之勢是以齊不敢軋魯

而反求平於魯也或疑春秋於暨齊平及鄭平皆舉其國而不言君臣名號以見前後書法不異若狄之者吁是不然于會盟則目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故書來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微者納成於齊鄭故書及其國平若曰為平於某國耳下書叔孫婼叔還涖盟會于夾谷所以結成也苟以齊鄭舉號為貶則平莒及郯邢衛許蔡之遷于某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狄之乎○劉氏曰左氏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杜云燕從齊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

三月公如楚靈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來召

公其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昭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高氏曰楚靈非強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闚未艾也亦奚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馹馳歲不遑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功於諸夏也愚按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於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義并見襄二十八年○叔孫舍如齊景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穀梁傳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傳

晉侯問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左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衛襄公夫人姜氏元子孟縶足不良于行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乃立靈公穀梁傳卿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九月公至自楚自如楚今六越月危公之意可見矣○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　景王十八年　晉平二十四　齊景十四　衛靈公元年　蔡靈九　鄭簡三十二　曹武二十一　陳哀三十一年

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常遥反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世子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陸氏曰稱弟以殺世子既罪其逆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

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在良反殺偃師以致大冦宗社覆音腹没罪固大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隱七年傳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愚按此書殺世子亦罪其寵任之私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交賊之也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云云斥君之辭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愚按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甚怨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與痤皆目君以殺唯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蓋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溺乃歴反左傳哀公縊杜氏曰憂恚自殺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且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别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叔弓如晉

平左傳晉侯築虒祁之宫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緜構雕琢輪奂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安於危亡而不自知盖訦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宫室之崇以為安榮乎公可謂畢矣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之宫而諸侯皆

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哉○楚靈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通言干徵師稱行人殺非其罪也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何楚惡陳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愚按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苟曰有罪何為不以殺夏徵舒之例書之乎

陳公子留出奔鄭杜氏曰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通言留既為君矣而曰公子其意不當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不曰陳留何也留立於招爾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秋蒐于紅蒐所求反書蒐

始此左傳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杜氏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愚按蕭縣今屬汴梁路徐州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音預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薛氏曰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狩不于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蒐禮見兵

權之移于下且奪民時也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音現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姦臣之將殺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死豈不哀哉通旨昭定之蒐皆不言公權在三家也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

三家所以耀武馬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況當旱歲乎按傳紅亦大蒐而不曰大者以無君故微之首一見也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則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於三家也○劉氏曰公羊曰以罕書非也穀梁曰正也亦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古禾反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通旨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奐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爾過不欲為招於是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於前殺之又書楚師殺陳孔奐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孫氏曰其言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之為文陳

○大雩杜氏曰雩過也秋○冬十月壬午楚靈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呼亂反左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穀梁傳惡楚子也杜氏曰孔奐招之黨通旨楚師滅陳曷為不以號舉而稱師見挾衆恃強肆行暴虐莫之較也覆人邦國為至不仁肴人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肴餓加人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所執所葬皆繫於陳者深着其滅國之罪也公子招固有罪矣當莊王之殺徵舒也置其君而反焉今執招而遂滅陳聖人不與夷狄滅中國故雖招有罪而猶以公子書之見楚子懷惡而執招不與其執也故書公子招也孔奐嘗與楚子通謀以滅陳者旋以不忠見戮奐陳之賊臣也蓋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而孔奐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奐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愚按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

陳及棄疾立又封吳於陳則知放招殺與蓋討其殺偃師也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髙氏曰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見夷狄暴虐之甚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范氏曰書葬以存陳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氏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墟人之國

也○趙氏曰左氏云衰克葬之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戊辰景王十九年 晉平二十五 鄭簡三十三 齊景十五 曹武二十二 衛靈二 陳滅 蔡靈十 杞平三 宋平四十三 楚靈八 秦哀四 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靈于陳 諸侯之大夫始旅見於楚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杜氏曰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寔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高氏曰中國諸侯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王氏箋義内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

陳也○許悼遷于夷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曰譙國城父縣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通旨問許四遷葉夷白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曰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于楚楚為之伐鄭而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産為政四隣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于夷以遠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愚按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今亳州譙縣○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穀梁傳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凡外災告則書見莊十一年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

封戌（音恤）為公矣必不遣使（疏吏反下同）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音善）猛朝（如字）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見左傳二十二年）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

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邾鄘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邾國鄘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趙氏曰左氏作災公穀皆為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小事若一一書之不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

秋仲孫貜如齊 景貜俱縛反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高氏曰此覽齊平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冬築郎囿 左傳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内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此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非以為講武之處特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為季氏毆民乎

己巳景王十三年 十年 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

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春王正月○夏齊景欒施來奔齊公作晉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期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高氏曰欒施與高強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強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王氏曰公羊以為晉臣蓋見晉有欒氏而誤爾○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著丘○意公作憑後同左傳平子伐

莒取鄫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

前己舍音捨下同中軍矣五年曷為猶以三卿並將去聲下同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王氏曰經書二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據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公穀則誤矣襄

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音預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王氏箋義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為政也高氏曰是時魯聞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欲一舉滅之而三卿擅以為己功也杜氏曰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陳氏曰內取邑悉書於是取鄆鄆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鄆匡不書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

戊子晉侯彪卒彪彼虬反平公也在位二十六年子夷嗣是為昭公左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左傳叔孫婼齊國弱

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平公也在位四十四年太子佐嗣是為元公杜氏曰無冬闕文○愚按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桓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貶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況經無取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弑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高氏曰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夏四月丁巳楚子靈虔誘蔡侯靈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般音班公羊

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傳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於此焉病晉合八國于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直用反下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烏故反下同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

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襄三十年般弑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愚按曹人請負芻於晉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為虔屢罷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今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是並忘其為亂賊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愚按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殘其身潴音諸禮記作豬其宮室謀

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于偽反）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昭十六）商鞅以是紿（徒亥反）魏將（去聲史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兵伐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拒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大破魏師）秦人以是欺懷王（史楚世家秦昭王遺懷王書曰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乃詐令將軍伏兵武關號秦王楚王至則閉關遂與西至咸陽傾

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儌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展兩反亂如代宗之圖思明通鑑乾元元年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令圖思明承恩至范陽謀泄思明殺承恩及其黨憲宗之紿王弁皮彥反同上元和十四年沂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議興兵討之恐青鄆相扇繼變乃用曹華為沂海觀察使除弁開州刺史賜告身中使紿之弁即日發所在減其導從遂械繫斬東市華至誅團沂卒千二百盡殺之司馬公

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眛於春秋垂戒之旨矣陸氏曰般弒君父之賊也誘而殺之何為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討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棄疾不能討止又帥師圍蔡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高氏曰蔡般弒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陳氏曰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鄭文公用鄫子未嘗名之楚虔何以名以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討也曷為謂之以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歟殺中國之君大夫歟國

君見殺者如鄫子戎蠻子恒不名蔡侯何以名自楚商臣而下弑父無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焉爾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公羊傳昭公之母也杜氏曰胡女歸姓愚按襄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左傳非禮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公羊傳簡車徒也鄭氏曰比蒲魯南鄙之地

其曰大蒐越禮也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夫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王

氏叟義蒐于紅夫子默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與御同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家氏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是強家之不忌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見穀梁文十六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曾子問子夏曰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毗志反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臨川吳氏曰服武王之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見費誓度待洛反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豺邁反五代唐紀天祐五年克用卒長子存勗即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頗懈王乃出兵上黨直抵夾寨分兵為二道鼓譟而入梁軍大敗周

太祖殂(音徂)契(欺結反)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同上東漢)

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旻聞太祖晏駕請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旻旻自將兵三萬趨潞州世宗親征與旻戰于高平漢兵敗績

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愚按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之常事乎

仲孫貜會邾子(莊)盟于祲祥

祲子鴆反又七林反祲祥公作侵羊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杜氏曰祲祥地闕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

之臣子於君親盡矣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趙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獲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魯邾之強弱斷可知矣愚按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修好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秋季孫意如會晉昭韓起齊景國弱宋元華亥衛靈北宮佗鄭簡罕虎曹武人杞平人于厥慭佗徒河反厥慭公作屈銀慭魚斷反杜氏曰厥慭地闕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

以無親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於虔反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杜氏曰不書救蔡不果救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商人弑舍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般弑固令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荀吳云云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

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畧而不序亡失也義利之分扶問反下同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筆列反下同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愚按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夫恃強并弱

春秋之常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絕以見罪惡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左傳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杜氏曰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靈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左傳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以鼓反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

子無降胡江反下同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陳氏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公羊傳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孫氏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力驗反不葬世子亦不成乎

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高氏曰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於楚必以楚人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楚子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

然則從楚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王氏箋義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其無道以兵力之衆强滅之也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葢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楚子之暴也愚按申無宇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内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且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劉氏曰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子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信也

辛未

景王十五年

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末十四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

陽左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不名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杜氏曰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偃王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愚按唐縣今屬保定路通旨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陳氏曰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欵衛世子蒯聵也是內弗受之辭也○劉氏曰公羊云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豈悉如此殘缺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也在位三十六年子寧嗣是為定公高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于子産相之薫然慈仁民

蒙其惠蔚為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元)使華定來聘左傳通嗣君也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昭)至河乃復左傳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通旨穀欵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靈)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楚人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云云懷寵也家氏曰虎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魚斳反公作整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陳氏曰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慭有奔焉耳○楚子靈伐徐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高氏曰徐吳之婣國也楚人疾吳故還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晉昭伐鮮虞左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晉陽八月壬午滅肥以

肥子緜臯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杜氏曰鮮虞在中山新市縣張氏曰在戰國為中山國愚按地在今真定路中山府新樂縣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肥國都冬書晉伐鮮虞外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諼許元反公羊文三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音班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

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史秦始皇紀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春秋謹嚴於此制治（去聲）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予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四